

■青春岁月



跨越35年的再相见

□许双福 文/图

相隔两地的挚友，35年里，从最初的书信往来到后来的电话问候，一直说要见面，却是一放再放，一晃35年过去了，我与好同学终于相见。

1973年4月，我们家因父亲的工作调动从北京的通讯兵兵部来到了湖北的房县。房县是山区，来到这里我才知道，世间竟然还有如此贫困的地方，穿着补丁摞补丁衣服的人比比皆是，这是我在北京没有看到过的情景。因部队没有办学条件，我们这些部队里的孩子就近上农村的学校。学校设在一座很老的庙里，桌子是两块木板合到一块的，中间一条一公分宽的缝隙，板凳是一块细木条，两人同桌，一个班三十多人，挤在一个二十多平方米的教室里，甚至学生都没有教科书，只有老师有一本。上课时，老师在黑板上写，我们在底下抄。

十岁的我和其他部队的孩子一块进入了农村学校，开始时对这里的环境和条件极不适应，还有语言上的障碍，我们这些随父亲的工作调动来自于天南地北、

习惯各有不同的孩子，令父母和老师很是头疼。与我同桌的同学叫丁广平，家里姊妹七个，他是最小的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们不分彼此成了最要好的朋友。我课余时喜欢到他家里玩儿，发现他家的饭很少有米饭和面条，几乎顿顿都稀汤寡水。可就是如此艰难的日子，我也从来没听到丁广平诉过苦，学习上他极为用功，练出了一手的好字，看到生产队有人办大字报，他就跟着学，到后来他成为了学校办黑板报、大字报的主力和板报的策划者。

1978年9月，我们一同高中毕业，却都没有考上大学，我们家又因父亲工作的调动离开了房县。到了年底，我在西安入伍从军，通过书信往来，我知道他到了县里的电影队当了一名下乡的放映员。1981年12月，十堰电视台来县里招广告策划他被选上，进入了电视台成为正式工，离开了房县，圆了自己从事创作的梦想。

去年的春天，我专程去十堰与他相见，虽然十堰市离房县还

有近百公里，我俩还是想到房县叙旧，因为只有在这里才能找到童年的感觉。我俩坐在曾经游过泳，摸过鱼的河边，看着已被橡胶坝拦截的河水，想起少年的我们，懵懂无邪，日子虽是贫困，但我们的欢乐却没有一点打折。

广平虽是我的同学，可也是我的“老师”，古语云：“近朱者赤近墨者黑。”我后来喜欢欣赏书法、看书，喜欢吹吹打打、写写画画都是跟广平学的。乐观地面对生活，积极向上的态度，也是受他感染，领悟到的。

35年，虽然未曾相见过，却没有一点的陌生感，没有任何的防备和怀疑，依然是少年时的不分彼此，侃侃而谈。

看着县城翻天覆地的变化，突飞猛进的发展，曾经贫困的景观被繁荣覆盖，车水马龙，熙熙攘攘，一片生机盎然，我们俩感慨万千，曾经的一切被眼前的场景淹没得无影无踪。

我们也不再青涩。曾经的少年，如今已年过半百，两鬓染上了霜白，岁月的痕迹深深地刻在了我们的脸上。

我们的“军队”生活

□金鹤 文/图

人生有许许多多的第一次，让我们一生都很难忘记，第一次上学，第一次相亲，第一次参加工作，这些美好难忘的画面，永远珍藏在我们的脑海中。照片上一张张朝气蓬勃的笑容，记录着我第一次参加工作培训的喜悦心情，看着这张旧照片，我的思绪一下子回到旧时光里，回忆起当年点点滴滴的“军队”生活。

那一年我刚19岁，中专毕业后，应聘到一个合资企业上班，而我参加工作的第一次培训不是业务知识培训，而是军训。和现在单位学校搞的短期培训不同，我们那时是整整半年的培训，个个都要被训练成“正牌”军人了，虽然艰苦，不过现在回想起来，那真是人生最值得纪念的日子。

当时我们在郊区一所学校里军训，因为是封闭式，一个星期只能回家一天，所以那段时间天天和室友一起，结下了深厚的情谊。我们寝室一共有九个女孩，按年龄大小排出每个人在寝室里的称呼。我们这九朵金花，每天一起军训，晚上一起吃饭打牌，欢声笑语一直荡漾在我们的寝室中。



那时的培训每个星期都要搞一回半夜紧急集合，这对于睡觉很沉的我来说真是个挑战，我们寝室的老大就担起了“人肉闹钟”这个重任，每当紧急集合的铃声一响，老大就使劲地摇晃我的身体，把我喊起来，我睡眼惺忪迷迷糊糊起来穿衣服，老大穿上衣服整理好，还要帮我拿衣服，往往我一边往操场上跑，一

边扯过老大手里递来的衣服往身上穿，那场面就像是赶飞机一样，风尘仆仆、狼狈不堪。二十年，弹指一挥间就过去了，说心里话，现在我真的记不起来一共参加过多少次的单位培训了，但这次军训，我却永远不能忘，因为就是这次严格艰苦的培训，成为我人生中最宝贵的一笔财富，为我在工作和生活中养成了许多受益终身的好习惯。

■图片故事

小雪时节腌腊肉

□朱凌 文/图

周日就是小雪节气了，记得以前，每年到小雪的那天，外婆势必会去市场买回一些猪肉，加工成腊肉和腊肠。外婆说每年只有到这一天，腌制的腊肉味道才最好，这里包含了老人家对于节气传统的恪守、遵循、应时而为，也因为，小雪后气温急剧下降，天气变得干燥，正是制作这些肉类的最佳时刻。

从小我就喜欢吃外婆腌制的腊肉和腊肠，浓浓肉香又带着一丝丝独有的味道。这种味道，说不清也道不明，只是感觉与别人家的味道不同，即便是母亲，也腌不出这样独有的味道。

少许的花椒还有炒过的盐，外婆一层层地抹在肉上面，抹到最后，用一整块塑料布盖上，并且将周围封紧，压上一块石头，只等着三天后翻一次面，而后再过四天，就可以拿出来晾晒了。

而我最期待的，是腌完了腊肉，外婆总是会将多余的肉剁成馅，给我炸一些小肉丸。到了晚上的时候，外婆便用肉丸给我下面条吃，一碗面条几个丸子，我吃得有滋有味。家里的其他人，则根本没有这个待遇。

如今，每当我想起这样的一种味道，就让人难以忘怀，又有



着些许怀念。同时，也让我在每一个小雪来临的时候，想起童年的那一段段往事。其实在那样一个年代，并不是每家每户都有条件在这一天腌制腊肉的，外婆忙前忙后，我亦步亦趋地跟在外婆屁股后面转，觉得像是在过年。虽然随着时代的流逝，人们的生

活条件越来越好，可是对于在小雪这一天腌制腊肉的回忆，却并没有因此而改变。现在外婆已经没有精力做这件事情了，用她的话说，忙了一辈子，现在也该是休息的时候了。

83岁的外婆，再也没有机会忙得团团转，给她最爱的家人预备一整季的美味。她只能守在家里，等待着我们回去。可远在千里之外的我们，却很少有时间回去看望她。今年，又逢小雪，我想念远在故乡的她。

■家庭相册

美丽的“有偿”劳动

□胡兆喜 文/图



上世纪八十年代初，我们姐弟几个跟着父亲在离家十数里远的镇上上学读书，形单影只的母亲留在乡下操持农活。每当暑假来临，父亲就会早早地给我们分配劳动任务。姐姐洗衣、做饭，弟弟放牛，稍有些体力的我则随着母亲下田做些农活。按说，对于孩子，劳动是件苦差事，可是我们却不这样认为，每次，不但很愉快地接受任务，而且还干得格外“卖力”，因为父亲让我们做的几乎都是“有偿”劳动。

放了一假期水牛的弟弟，就会拥有一把心爱的玩具枪，一顶带电动风扇的太阳帽；烧锅、洗衣的姐姐就能穿上一件时尚的连衣裙；同样，臭美又喜好读书的我，因为劳动，不仅能穿上流行的衣服，还享受了大量的课外书籍带来的精神上的“美餐”。

记得初二那年，镇上的校园里突然流行起“花格衬衫、牛仔裤+白球鞋”的装扮。我向父亲表达了我也想拥有这套时尚行头的愿望。父亲笑笑说：行，按老规矩办。于是，整整一个暑假，我从河湾里担了千余桶水，把母亲刚插下地的山芋秧足足浇透了三遍。几亩地的幼苗因喝足了水而生机盎然，我也因此成为我们

村里第一个穿着“小白鞋不系带、花格衬衫勒进牛仔裤”的时尚小男孩，而且还得到了一本当时很难买到的长篇小说《高山下的花环》。秋收时，因山芋丰收，父亲又托人从皖南山区给我捎来一件很精致的竹子书架，作为夏天“浇水”劳动的后续嘉奖。

弹指间，数十年时光倏忽而过，儿时的“有偿劳动”带来的那份美丽和快乐，却在脑海心头愈久弥新，芬芳盈漾。

当初，父亲为我们设计的“有偿劳动”，或许只是想用“物质”来激励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活计，以此减轻母亲肩头的重担。没曾想，却在不经意间种下了许多美丽的种子，开出了芬芳的花儿。因为“有偿劳动”不仅让我们享受到生活的美丽，也锻炼了我们的生活自理能力，磨砺了我们的坚强意志，让我们从小就懂得劳动的价值和意义，养成了爱劳动的好习惯。爱劳动，就是爱生活。